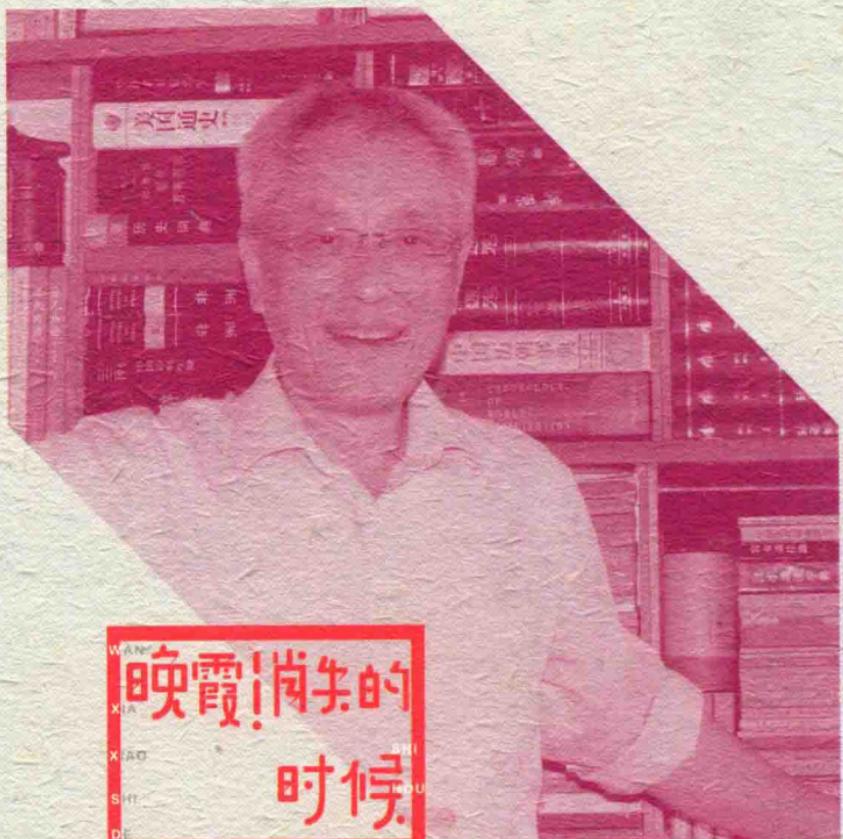


百年
中篇小说
名家经典

总主编
本册主编

何向阳
孟繁华

BAIDIAN
ZHONGPIAN
XIAOSHUO
MINGJIA JINGDIAN



WAN
XIAO
XIAO
SHI
DE
HOU
WAN
XIAO
XIAO
SHI
DE
HOU
时候
礼 平 著

— SHI — WAN — XIAO — DE —

时 一 晏 一 霞 一 尚 一 牛 一 的

候 — HOU — XIA — SHI — DE —

百年
中篇小说

BAI NIAN
ZHONGPIAN
SHIJIAO XIAO SHUO

名家经典

总主编
孟繁华

何向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著；孟繁华主编.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8

(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 / 何向阳总主编)

ISBN 978-7-5559-0582-0

I.①晚… II.①礼… ②孟… III.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2117 号

选题策划 陈 杰 杨彦玲

责任编辑 王 宁

书籍设计 刘运来

责任校对 丁淑芳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21 000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一种文体与 一百年的民族记忆

何向阳（丛书总主编）

自 20 世纪初，确切地说，自 1918 年 4 月以鲁迅《狂人日记》为标志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的诞生伊始，新文学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历史。百年的历史相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算不上悠久，但 20 世纪初到 21 世纪初这个一百年的文化思想的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而记载这翻天覆地之巨变的，文学功莫大焉。作为一个民族的情感、思想、心灵的记录，从小处说起的小说，可能比之任何别的文体，或者其他样式的主观叙述与历史追忆，都更真切真实。将这一

百年的经典小说挑选出来,放在一起,或可看到一个民族的心性的发展,而那可能被时间与事件遮盖的深层的民族心灵的密码,在这样一种系统的阅读中,也会清晰地得到揭示。

所需的仍是那份耐心。如鲁迅在近百年前对阿Q的抽丝剥茧,萧红对生死场的深观内视,这样的作家的耐心,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回顾与判断,使我们——作为这一古老民族的每一个个体,都能找到那个线头,并警觉于我们的某种性格缺陷,同时也忘我们的辉煌的来路和伟大的祖先。

来路是如此重要,以至小说除了是个人技艺的展示之外,更大一部分是它对社会人众的灵魂的素描,如果没有鲁迅,仍在阿Q精神中生活也不同程度带有阿Q相的我们,可能会失去或推迟认识自己的另一面的机会,当然,如果没有鲁迅之后的一代代作家对人的观察和省思,我们生活其中而不自知的日子也许更少苦恼但终是离麻木更近,是这些作家把先知的写下来给我们看,提示我们这是一种人生,但也还有另一种人生,不一样的,可以去尝试,可以去追寻,这是小说更重要的功能,是文学家

个人通过文字传达、建构并最终必然参与到的民族思想再造的部分。

我们从这优秀者中先选取百位。他们的目光是不同的，但都是独特的。一百年，一百位作家，每位作家出版一部代表作品。百人百部百年，是今天的我们对于百年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份特别的纪念。

而之所以选取中篇小说这样一种文体，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中篇小说，只是一种称谓，其篇幅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长篇的体积更大，短篇好似又不足以支撑，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篇小说兼具长篇的社会学容量与短篇的技艺表达，虽然这种文体的命名只是在 20 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才明确出现，但三四十年间发展迅速，其中的优秀作品在不同时期或年份涵盖长、短篇而代表了小说甚至文学的高峰，比如路遥的《人生》、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等等，不胜枚举。我曾在一篇言及年度小说的序文中讲到一个观点，小说是留给后来者的“考古学”，

它面对的不是土层和古物，但发掘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最深层的奥秘，作家这个田野考察者，交给我们的他的个人的报告，不啻是一份份关于民族心灵潜行的记录，而有一天，把这些“报告”收集起来的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份长长的报告，在报告的封面上应写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考古”。

一百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白驹过隙，何况是刚刚挣得名分的中篇小说文体——国际通用的是小说只有长、短篇之分，并无中篇的命名，而新文化运动伊始直至 70 年代早期，中篇小说的概念一直未得到强化，需要说明的是，这给我们今天的编选带来了困难，所以在新文学的现代部分以及当代部分的前半段，我们选取了篇幅较短篇稍长又不足长篇的小说，譬如鲁迅的《祝福》《孤独者》，它的篇幅长度虽不及《阿 Q 正传》，但较之鲁迅自己的其他小说已是长的了。其他的现代时期作家的小说选取同理。所以在编选中我也曾想，命名“中篇小说名家经典”是否足以囊括，或者不如叫作“百年百人百部小说”，但如此称谓又是对短篇小说的掩埋和对长篇小说的漠视，还是点出

“中篇”为好。命名之事，本是予实之名，世间之事，也是先有实后有名，文学亦然。较之它所提供的人性含量而言，对之命名得是否妥帖则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值此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之际，向这一百年来通过文学的表达探索民族深层精神的中国作家们致敬。因有你们的记述，这一百年留下的痕迹会有所不同。

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感动我的还有他们的敬业和坚持。在出版业不免利益驱动的今天，他们的眼光和气魄有所不同。

2017年5月29日 郑州

目录

001

晚霞消失的时候

203

是忏悔录，也是证词

——评《晚霞消失的时候》

孟繁华

時 小 時 雨 間 潤 滴

楔子

谁都有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弥漫在生活的岁月中，常常被自己看得杂乱无章而又平淡无奇。但是，岁月流年，当你在多少年后又回过头来看这些已经淡漠的往事时，你也许会突然发现，你早已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一篇动人心弦的故事。

难道不是这样吗？多少人都是这样写出了，或者希望写出关于他们自己的小说。

我的经历也是这样的。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也和千千万万的普通少年一样，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不值得那样欢乐的欢乐和不值得那样忧虑的忧虑。可是由于我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就有机会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一段我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往事。虽然我知道，我过去的生活平凡、平庸，而又平淡，但是我的故事中那些不平常的人物，却使我在想起他们的时候心情永远也无法平静。

下面，我就要来讲它了。当然，正像一切人的经历在被写成小说时都不可避免的那样，它的某些情节已不再真实。

然而这故事的逻辑却是真实的。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并现正发生在人间的各个角落，而且只要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还没有毁灭，这部踉踉跄跄的历史还没有了结，这样的事情就还会发生在许多人的身边。

拭目以待吧，朋友，假如你能明白这故事的逻辑，并且能从前人的蹉跎与坎坷中找到善处它的方法，那么当这样的事情终于也来到你生活中的时候，你不知会免去多少你能够免去的痛苦，更不知会得到多少你应该得到的幸福……

第一章 春

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少年的梦，总是非常的香甜、深沉。在我的故事开始的那天早晨，我也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我不能说，那神奇美妙的梦境与我后来的经历有什么联系，然而梦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好像没有发生过，又好像确实发生过；它不是你命运中任何事件的原因，却常常导致你的生活中发生些什么。所以我不能忘记那个梦。而且，至今我都常常怀疑：梦，乃至一切虚假空幻的东西，对于人的生活是否真的那样无足轻重？

那天晚上，宁静的月光从玻璃窗外洒进房间，照得遍地清辉如水。窗外那清新的月色使人神清气爽，睡意全消。于是我从床上坐起来，悠然走出门外，踏进了无边无际的原野。一条洒满月光的小路，正舒展着长长的身躯，指向远方

的群山。夜晚的凉风，从原野上轻轻吹来，遍地的鲜花在月色中拂动。天空中，烟波浩渺的银河从天幕的这一端流到另一端。明镜般的月亮高高悬挂在宇宙深处，从那里发出美丽的光辉。我步履飘然地踏上了那条小路，竟来到了一个神话般美丽的地方。

这是一个月夜的山谷，无数黑色的山峰高高地矗立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中，从四面八方把夜空围成一个镶有镂空花边的巨大的深蓝色玻璃盘。在山谷深处，一片明净的小湖静静地躺在群山的怀抱中，像是在微憩，又像是在沉睡。天空中，浩繁的星河和黑黝黝的峰尖倒映在湖水深处，在微风吹起的阵阵涟漪中抖动。

当我的脚步踏上湖岸的时候，我身边的花草丛中突然惊起一大片五彩缤纷的蝴蝶。它们忽地纷飞四散，又聚拢起来，随着一阵轻风飘向湖面，在那里闪起一大片光辉！

我被这奇异的景象惊呆了。

那些令人目眩的蝴蝶开始莫名其妙地迎风起舞。忽然，它们成群地飘落湖面，无声无息地沉入水底。一瞬间，它们又飞出清波，直上夜空，在银河与繁星间闪烁。当它们在远处飘舞的时候，纷纷然就像是一片飞舞的火星。而当轻风卷着它们从我身边群飞而过的时候，又像是流过千万朵燃烧着的火焰，同时满空中都是金属碰撞的轻微响声。

这一切简直是一场神秘的魔术表演，把我的整个心灵都迷住了。于是我鼓起勇气，怀着一颗孩子的激动的心，冲着

湖面，冲着山谷大声喊了起来：

“喂！ 这是什么地方？ ——”

我的声音振动着那些飞舞的金翅，荡过湖面，消失在对岸的丛林中。

美丽的山峰静静地矗立着。 蝴蝶仍在神秘地飞舞。 湖水与山林一片寂静。

我开始怀着巨大的好奇心在湖岸上徘徊。 就在这个时候，从对岸我声音消失的地方，又开始隐隐响起一阵轻柔缥缈的歌声。 这歌声在微风中抖动着，由小而大，渐渐传遍整个湖面和山谷。 在这安详的夜色中，那歌声显得十分遥远而清晰，那抑扬宛转的旋律，显然是由一阙美妙而高深的歌词驾驭着的，然而我却一个字也无法听清。 我努力向着歌声响起的地方望去，只见在那边山脚的林木中，正泛起一片微明。

我断定，那歌声一定便是这片山林湖谷的主人，并且一定就是这一切奇妙景象的操纵者。 于是我拨开遍地的花草，踏着清寒的泥土，毅然决然地沿着湖岸向那歌声响起的地方走去……

然而正当我努力要在那浓密的天涯芳草中寻找到一条通道的时候，似乎是从天外传来的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 同时我的身体受到一阵摇撼。

“快起床吧，看都什么时候了？”

梦中的山林湖水和蝴蝶歌声顿时飞散得无影无踪。我使劲儿睁开眼睛，醒了。

晨光透过长长的窗帘，在房间里洒满柔和的光线，天已经这样亮了。我一挺身，从床上坐了起来。

“快点起来吧，孩子，你爸爸都起来很久了。”妈妈一边说着，一边走到窗前哗哗地拉开了窗帘。清晨的阳光，顿时满屋子倾泻开来。妈妈摸摸我的头，指指客厅，示意我小心再挨爸爸的训，便微微一笑走出了房间。

我揉揉惺忪的睡眼，推开窗户，深深吸了一口清涼的空气，顿时睡意全消。

窗外，春天的太阳已从山冈上升起，正在城市中数不清的玻璃窗上洒下快乐的金光。漫漫薄雾，正在公园和街道的林木间渐渐消散。柳荫遮蔽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汽车、电车和自行车一闪而过。远处的工厂已经开始升腾起白烟，车间中不断传出金属的碰撞声和汽笛的长鸣。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早晨，整个城市已经开始活跃起来。这个世界的又一天生活开始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活啊！

我站在窗前用力运动了几下双臂，一边心满意足地回想着那令人愉快的梦境，一边开始穿衣服。但是就在这时，客厅里传来爸爸那浓重的江西口音：

“看看你桌子上的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睡觉？简直不像话！”

我赶紧穿好衣服，悄悄溜进盥洗室，心情不像刚才那样欢乐了。

爸爸似乎仍然在生着气。他很重地放下碗筷，离开了桌子，回到自己房间拿起皮包准备去上班。但是他走到门口却并未走出去，而是隔着走廊冲我大声问了起来：

“喂！你今天要不要跟我的车一起走？”

我却吓坏了。

今天是他那个兵种的联合演习，他一早要赶到现场去，正好路过我们中学。本来，坐爸爸的汽车走上一段是件很美的事，这样的事在我考上中学后简直还没有过。可是由于昨天晚上刚刚挨过爸爸的训，所以我今天真怕坐到他的车里去。

“不要，我得先上公园……”我连忙回答，但马上就知道这句话又答错了。

“又去玩吗！”果然，爸爸生气地把门砰的一声重新关上了。

“不，我每天都要去那里温功课的。”我打着满脸的肥皂，俯在洗脸池上怯生生地说。

爸爸的脚步声向盥洗室走来。我的心跳得厉害起来了。

门口出现了爸爸威严的身影。他那身笔挺的军装今天真有点吓人。我接着哗哗的水，拼命冲着脸上的泡沫，尽量不去看他。

“骑车子去吗？”爸爸站在我身后，声音温和了一些。